詩纘緒

一

詩纘緒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經部
詩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印章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詩纘緒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詩纘緒十八卷元劉玉汝撰玉汝始末未詳惟以周霆震石初集考之知其為廬陵人字成之嘗舉鄉貢進士所作石初集序末題洪武癸丑則明初尚存也此書諸家書目皆未著錄獨永樂大典頗載其文其大

旨專以發明朱子集傳故名曰纘緒體例與輔廣童子問相近凡集傳中一二字之斟酌必求其命意所在或存此說而遺彼說或宗主此論而兼用彼論無不尋繹其所以然至論比興之例謂有取義之興有無取義之興有一句興通章有數句興一句有興兼比賦兼比之類明用韻之法如曰隔句為韻連章為韻疊句為韻重韻為韻之類論風雅之殊

如曰有腔調不同之類於朱子比興叶韻之說皆反覆體究縷析條分雖未必盡合詩人之㫖而於集傳一家之學則可謂有所闡明矣明以來諸家詩解罕引其說則亡佚已久今就永樂大典所載依經排纂正其脫譌定為一十八卷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纘緒卷一

元 劉玉汝 撰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興有二例有無取義者有有取義者傳前以彼此言

者無取義也後言摯而有别和樂恭敬者兼比也兼
比即取義之興也傳兼二義故云後凡言興者倣此
欲學者各隨文意而推之　集傳首舉文王固此詩
本旨亦以正舊說之非也首章雖先言淑女後言文
王然重在君子文王也其興關雎有和樂恭敬意賦
窈窕有幽閒意然皆不明言至於太姒則曰淑女於
文王曰君子於匹配曰好逑皆稱美之常辭耳然味
其中雖極盛之德亦可於此而見故傳下文既云見

其一端又云關雎舉其全體而言意蓋如此朱子又
言關雎深奥張子則言以平易求之則意遠以廣此
類即可推矣傳既言幽閒又曰貞靜惟貞故幽惟靜
故閒表裏之謂也匡衡之說最得女德外著幽閒之
意
此與末章託興惟取辭字相應以起詞語録有順潔
之説然本章無此意傳亦不言不得取此義大序傳
言關雎興兼比者祇言首章耳

首章詠文王后妃之德詞雖常而意已至次末二章詩人止自述己憂樂之情而已其於后妃雖止用前窈窕淑女一語而全章之意皆在此一語之中蓋詩後章承前章多有意如此者故其詞雖畧而意自備后妃之德愈可見蓋己之所以憂樂者以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故也使可常有何以能使人為之憂樂如是哉然其憂樂雖主后妃而實為文王而憂樂也其憂樂之情又各得其正此夫子所以稱關雎而朱子

以為深奥者亦於此可見矣
傳叶音於某字下云叶某反愚按詩音韻反切古今
不同宋吳氏才老始為叶音補韻其考證諸書最為
有據朱子取而用之於詩傳其間有未安者又從而
釐正之使讀者音韻鏗鏘聲調諧合諷詠之間誠深
有助然古人淳厚質實當風氣未開之時其言語聲
音皆得天地自然之聲氣而合於天地自然之律呂
自唐虞至於秦漢凡聖賢君子民俗之言語文章歌

謠詞曲之見於經史子傳百家之書者莫不相合葢古人之正音也後來光岳氣分而大音不全方言里語漸以訛謬而為韻書者又不能正之而一從俗音其意惟欲取便一時而不知其非古矣今吴氏補韻以正音為叶韻則是以後來之俗音為古人之正音豈其然哉今叶音之叶字竊謂當以古字易之如友下云古羽巳反謂之古庶幾人知音韻之正以復先王之舊以本天地聲氣之初以終朱子釐正未盡之說

而未知然否也

孔子之言論作詩者性情之正也凡讀者固當觀詩人所咏之人亦不可不觀作詩者之情故傳兼論后妃詩人之性情謂之一端者摯而有别乃后妃全德一端之外見謂之全體者人情大端惟憂樂二者合二章可以見人情之全體　詳傳以此篇見文王之德文王生而德盛身修故得於天而天立厥配得於人而人化於其未得配既得配而為之憂樂非文王

德盛身修何以致此周公定樂用此於房中鄉國所
以著明文王之德為風化首也孔子屢稱關雎二南
固此意朱子於此首以文王之德言亦此意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
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
絺為綌服之無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
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此篇傳以勤儉敬孝論之精切矣竊又因此而推之

以為古者女子姆教四德今詩所言為絺為綌者婦功也服絺綌澣濯者婦容也言告婦言也勤儉孝敬婦德也四德咸備故曰后妃之本本即有子孝弟為仁之本之本言后妃之德皆由此出也此篇與下篇皆見后妃之德文王齊家之實

次章乃此詩所由作首章追述絺綌未成以前事末章則預言既成以後事首章葛初生而未入用故止述所見聞之時物非心常存何以發此次章絺綌既

成而服之無有厭斁非身親之何以能此末章則仁之根於心者深禮之行乎身者周矣然此皆后妃之常事而自述者述其實耳在他人視之則有以見其心之德有以見其身之修既足稱文王身修之配又足以實關雎之詠矣下篇同

首章中谷無韻合下章中谷以重韻爲韻詩有本章重韻爲韻者簡兮末章是也有合兩章三章重韻爲韻者此篇與瞻彼洛矣是也此古人用韻之體後人

以重韻為嫌非古矣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傳以采卷耳登山馬罷人病為託言然酌罍與觥亦託言也國風中如柏舟無酒采綠狩釣皆當為託言云何吁言將何說惟有憂歎矣若從目則惟有遠望

矣極嗟歎憂傷而其詞不迫此得性情之正所以為
貞靜專一也
二南詩皆三章此獨四章首章即見本意次章三章
對舉申詠末章變文而以咏歎結之又四矣字皆結
詞後來四韻律詩之體蓋本於此矣
關雎詩詠文王后妃之德行孔子則稱詩人之性情
葛覃卷耳則兼之蓋二詩后妃所自作故既可見其
性情又可因以見其德行焉以德行言之則葛覃見

勤儉敬孝於居處之常卷耳見貞靜專一於憂思之變以性情言之則葛覃樂而不淫卷耳憂而不傷也文王為家之主后妃為家之內主皆必身修而後家可得而齊故關雎見文王之德葛覃卷耳見后妃之德皆有以為齊家之本矣故合此二篇與下二篇皆見文王齊家之實焉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

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衆妾因見樛木為葛藟所纍遂託以后妃為福履所歸舊說取下垂之義則是比而非興矣君子謂所詠君子中含逮下意則興兼比矣然兼比不若專興為深遠諷詠之自可見樂只猶言樂哉贊美咏歎之詞與南山有臺采菽之樂只君子同非衆妾之樂此君子也傳謂樂其德者謂作詩之由非釋樂只之樂字也若以樂只之樂字為衆妾之樂此君子則誤矣樂

只君子稱之也福履綏之願之也稱願即頌禱風雅
不同故傳只以稱願言二字出禮記此篇三章一意
無淺深無次序惟易韻以致殷勤再三不能自已之
意蓋詩之一體咏歌之妙者也張子謂詩人之意至
平易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正謂此類輔氏謂語
有深淺非也
此文王后妃家齊之實也后妃無嫉妬之心固見后
妃身修而德盛矣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則亦能以

后妃之德為德矣以此推之則文王后妃身修家齊之樂豈虛也哉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有二例有專比有兼興專比之中又有二例有全篇比鴟鴞伐柯是也有全章比螽斯是也每章三句皆只說螽斯暗藏所詠之事而不露故曰全章比三章一意惟易疊字為韻以致其殷勤再三稱美之意

無淺深無次序與前篇同但前篇有稱有願此則有稱無願蓋宜爾者已然之詞也既已有之而甚宜則無所事乎祝願惟稱美之而已耳螽斯稱羽以比外見之德其用疊字亦含德意已有德子孫亦有德所以為福不然雖多亦奚以為此用疊字之工亦有法焉非苟然也

此亦文王后妃家齊之實也此詩不特見文王后妃與媵妾之德并見文王后妃子孫之德以此二事推

之文王后妃閨門雍睦之氣象為何如哉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月令二月桃始華周禮仲春會男女詩人因所見桃華以起興此專指首章言次末二章則因首章言華遂取實與葉以申所詠不必皆實見矣蓋桃始華所見者也當此之時安有實與葉哉詩之託興多如此

如黍離之苗穗實亦然不必別為之說蓋亦一體也
周國女子之嫁始至而詩人見其賢知其必有以宜
其家曰知曰必為其始至可知必詠始至者詩美女
子之賢多如此如關雎鵲巢碩人皆然蓋古者明日
見舅姑三月廟見而後成婦前此皆為始至之時女
子之賢否於此乎觀周民熟文王之化皆能修身以
齊其家故女子既賢人亦歎咏而深喜其賢也
此文王治國之實也國之所以治者以人人能修身

以齊其家也國人之家齊而後君之國始可以言治
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兔罝
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此詩全篇興體也全篇興與各章興之例不同蓋以
全篇為興也詩人以文王人才之衆多偶見兔罝之
人遂託兔罝以興其人才之可用復以此人與文王

之人才衆多詩中所興者兎罝之人耳文王人才衆多之意猶在一篇所言之外故曰全篇興觀傳猶字可見蓋猶者謂兎罝之人猶如此則文王人才之衆多可知此又興之一體不可不知也詩中有此體者惟此與隰有萇楚二篇而已或曰如此則當為比曰比者以彼物狀此物蓋二物也若此詩則以此事興此事非有二事也故只當為興不可以為比也中逵通行之路肅肅可也中林無人之地而亦肅肅干城

好仇腹心語皆有淺深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此篇最見文王德化泯然無迹之意周民承周家累世之澤加以文王壽考之聖斯民薰陶涵浸于德化深矣其婦人采芣苢而自賦其言采采者常事也芣苢者常物也采有掇捋袺襭者常序也以此自賦又

常語也而優游安逸閒暇從容陶然而無累悠然而自得直有堯民擊壤帝力何有之意王者之民皞皞而莫知所以為之者于此可見其實焉且桃夭女子之賢兔罝武夫之才猶以詩人美之而後見若此則非自言其樂亦非人之稱其樂也而其樂不特己不自知而且有非人所得與尤非他人所能喻者文王之德化周民之美俗于是乎盛矣至矣而蔑以加矣讀者反覆吟哦而玩味之則中庸所謂淡而不厭者

其此詩之謂矣

以上三詩皆見文王國治之實先桃夭後兔罝者國家之治皆由內而外也芣苢見文王之化人人之于文王皆有莫知其然者然化不離于人心之本然百姓之日用豈外此而別有所謂聖人之化哉中庸曰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此自明而誠者之事也人人可以自勉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傳曰興而比竊謂當曰興又比蓋興有兼比者關雎是也傳止曰興也比兼興者綠衣是也傳亦止曰比也至下泉比兼興乃發例曰比而興野有蔓草溱洧黍離頍弁賦兼興則發例曰賦而興蓋興在賦比中

非賦比外別有興故其例如此類弁賦而興後比則曰賦而興又比是比在賦興外者當曰又比也今漢廣比在興後則當用類弁例曰興又比也若曰興而比則與比而興賦而興者不辨矣故漢廣椒聊巧言之四章皆當曰興又比柢之三章末章當云比又興賦又興云

首章極言游女之不可求後二章承前意以其不可求故悅之而復以二比歎咏之則有敬之之意矣敬

而悅之悅生於敬故兩言秣馬為悅之至悅而敬之
敬生於悅故三致歎咏為敬之深此篇只言游女之
不可求而興比反覆最見歎咏非工於咏歌者乎故
此游女端莊靜一之不可求與作詩者知其不可求
而愛敬之皆得性情之正皆可以見文王后妃之德
化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
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文王之化非止江沱汝漢之間傳於漢廣曰先及於汝墳曰先被此其所先被及者則後所被及者豈可限量哉此篇次章乃此詩所由作首章追賦未見時事次末章正述既見時意其體與葛覃相似所以知為追賦者以條枚條肄而知之汝墳之去紂都視江漢為近以漢廣推之則汝墳染紂之俗必深以本篇推之則不特染其惡且必有遭其虐而怨叛者矣

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其身修之純德事君之小心皆有以浹於人故汝墳之婦人未見君子憂之之意如彼既見而喜之之情如此其憂喜既得其正矣而又知王室之當尊文王之當親而以是美其夫蓋亦莫非義矣夫當商紂淫虐之時能使江漢之女子端莊靜一難矣而汝墳之婦人既得性情之正又知倫誼之大豈不尤難歟故文王之德化於漢廣見其及人之速於汝墳見其入人之深此汝墳詩所以後

於漢廣歟魴魚赬尾一句比與衛終風大雅緜同當類推之

以上二詩皆見文王天下漸平之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故曰漸平詩列風雅頌以寓修齊治平之法而二南諸詩之次第已具此法於其中此聖人之精意也程子謂二南猶易乾坤乾統坤坤承乾竊謂二卦不特見統承雖全易不出此二南亦然其說詳見後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

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案此篇永樂大典失載

欽定四庫全書

詩纘緒卷二

元　劉玉汝　撰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此詩見諸侯身修有德得賢妃亦有德而身修足為齊家之本猶關雎也

鵲巢鳩居如序說則是比而非興矣今以為興蓋以鵲巢鳩居二句興之子于歸一句而居之御之取詞字相應觀傳是以二字可見蓋義興之一體也盈謂媵之多則以二句興之子一句可知禮以成為美不成禮則迎送雖多奚以為故以成終之此篇雖據實事而咏未嘗言夫人所以為德者然非有德何以稱其儀成其禮哉故此詩無溢美無過詞而自有以見其德家人作詩者之性情亦可見其正張子謂以

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尤可以此詩類推之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
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前二章以兩于以提起詠歎末章僮僮祁祁乃極形
容蓋祭以敬為主前兩言采以見采之勤兩言用以
見用之謹合敬意而歎詠之末直以愛敬之意形容
之夫人之敬如此其美可知且采蘩末祭時事僮僮

正祭時事祁祁既祭後事蘇祭之物事祭之禮宮祭之所末章祭之心三章見始中終辭簡意備而表裏之敬可知歎美之善者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説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時物不同而所感如一故上文所賦則易其辭下文惟易其韻以見思念之情既見既覯乃未見未覯時言之觀亦字則字可見然其未見而憂傷止於如此亦得性情之正矣

按孔疏及儀禮此篇當在采蘋後説見下篇之末

按此篇當從儀禮及孔疏移置於采蘋後則采蘩采蘋處其常草蟲處其變尤與周南之三詩相對而相似按鵲巢見諸侯身修而得賢妃采蘩見夫人身修

而諸侯之家齊采蘋草蟲見大夫身修而得賢妻行露聽訟見大夫之身修羔羊退食見大夫之家齊殷靁標梅見士庶之家齊而諸侯之國治矣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案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觀伐拜敗三字可以見其愛之愈深下文芟憩說隨
上文叶韻耳必稱名伯據今而言皆足見愈久愈愛
之意又甘棠所以蔽芾者以人愛之故也屢稱蔽芾
數戒以勿斵意愈至則不特愛之於今日者愈深而
愛之於後來者尤未見其已也諷咏之自可見
此篇為武王時所作蓋文王時名公未稱伯武王克
商分周名左右而後稱伯今稱名伯故知其作於武
王時然周南名南皆著明文王之德甘棠所言為文

王時事所以列於名南之中今按此詩與何彼穠矣皆為武王時所作必當與何彼穠矣同列於後而此詩乃移而升居於前者意者采蘋草蟲以上為文王躬化南國之詩行露以下為召伯布文王德教所致之詩其以甘棠升居於此者欲以明行露以下為召伯布政所致名南之所以為名南者以此非何彼穠矣所可同故特移而居於采蘋草蟲之後行露之前也其移之者或周公或太師或孔子雖不可知然移

之之故以事理推之而可知其或然也不然則二詩
之作同時而何列之異所邪後日思名公之詩何乃
先於前日布政之時邪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
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
速我訟亦不女從
輔氏謂前章責之以禮後章斷之以義此說得之以

此絶其人則其所守可知以女子而能是豈無所自來揭甘棠於前而名南之義粲然矣傳於末章言求室家之禮不足蓋詩後章承前章意不言而前意在其中觀此傳尤可見

此詩南國民間女子所作并見大夫之賢則南方諸侯之國漸治矣其政教雖本文王而實名伯布政使然故揭甘棠於前以表之此篇本與采蘋草蟲相連今以甘棠間之然意未嘗相間也蓋女子能以禮自

守而聽訟者能使有禮者得以自直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則大夫之賢亦可知聽訟者或為名伯或為諸
侯不可知然前後之詩皆言大夫而此詩居其間豈
非皆為南國之大夫與故曰意未嘗相間也讀者當
以意觀之可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
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稱美服飾易形容氣象難此篇三章惟以服飾變文叶韻以咏之而服飾之有常可見惟以退食一句反覆三變以咏之而從容自得之氣象可想又舉燕服以見在朝之節儉舉退食以見在公之正直節儉正直見身修退食燕居見家齊大夫之在位者固可美而國人之稱美之者亦知德而善咏矣

自行露至摽有梅皆民間所作行露因女子守禮而見大夫聽訟者之賢羔羊因大夫而知國人作詩者

之善二詩可以互見又大夫賢能治其國而國人能守禮味德則南方諸侯之國治亦皆可以互見矣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或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行役遇雨為最苦家人因聞雷聲觸景與詞而念君子之勞三章一意而惟易其韻者念之深也下二句

美其德望其歸而三章不易其辭者思之尤切也思其君子而再三美其德其所思者惟以其德婦人之亦有德可知也凡章首託興興辭後章同辭異韻者非有他義也若下文咏意同辭而復致其咏歎者其意為尤重當以此篇與衛北門北風王黍離揚之水等篇例推之可也　歸哉歸哉本章二哉字重韻為韻又合後章重韻為韻凡本章無韻者當推此例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

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召南之詩至小星而再更端蓋鵲巢以下四詩為文王后妃躬化之詩甘棠以下五篇為召伯宣化之詩然皆南方之近國也小星以下三詩則為南方之遠國而野有死麕則為南方極遠之地自古難化之俗

至是而化亦及之矣故小星承上更端總以文王后妃名伯之化繼以遠方諸侯之國所以明德化極遠天下漸平之實效也故以類言之則小星與鵲巢同為諸侯夫人之詩江有汜與采蘋草蟲同為大夫妻之詩野有死麕與摽有梅同為庶人婦女之詩然而不以類同列於前而再以列國夫人起大夫士庶於後蓋王者之化自近而遠得詩者近先遠後其序自然如此傳於漢廣言文之化由近而遠即此意又乾

一坤二亦此意

命謂貴賤之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夫人以后妃之德化衆妾以夫人之德感能知命而安之故有以定其心而不為怨欲之所動興取字相應前漢廣已然傳於此發例後當以此類推之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以一句興二句又以彼形此故傳以猶字乃字釋之
取義興之一例也汜渚沱一意取叶韻以起下文耳
江為南方流水之通名沱則江之別名凡水由江出
或入江者皆曰沱南方江水中多有不特江陵漢陽
之間有此也又不必為媵妾所居之地凡所聞所見
所經行皆可取以起興始言悔中言處末總言嘯且
歌悔而未遂則嘯相安而樂則歌相安而樂則非徒
悔矣然其始何以能悔哉婦人之性最未易開悟者

今乃能悔而非為人悔可謂至難故滕首言之推厥
所自豈非樛木螽斯之化哉
觀小星見夫人衆妾之性情觀江有汜見大夫妻妾
之性情可謂各得其正矣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
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
帨兮無使尨也吠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襛矣

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何問辭應在下句首以何起辭宋玉九辨相如長門賦皆用之末章倒用何字變文之法也曷不猶言豈不也肅雝本言車中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直指王姬尊敬之也王姬平王皆追稱也以孫子子孫互言反覆咏歎以美之也首次章首以興對舉次末章下以事對舉詩體也湛露詩亦有此體　竊謂此詩武

王時詩人追述文王為諸侯時以世子武王女嫁諸
侯之世子而美之也女子能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
久而人猶師法之至武王有天下之後詩人欲化天
下以婦道故追述其初嫁時事以美之亦如甘棠作
於武王時追述文王時召伯布教之事而歌之也所
以知詩作於武王時者以其言王姬平王也蓋追稱
之也所以知文王為諸侯時者以其平王對齊侯文
王非實王也所以知武王為世子者詩不稱女而稱

孫文王以諸侯為婚主也文王既追稱王則孫亦追
稱王姬也所以知為諸侯世子者不稱齊侯而稱侯
之子子者侯嗣也稱肅雝故知其化天下古人稱德
不必多也兩取桃李絲緡為興故知其為初嫁時事
關雎鵲巢桃夭皆美女子於初嫁時碩人閔莊姜之
不見答亦追述其嫁時之盛蓋詩稱美婦人女子體
如是也甘棠稱名伯何彼襛矣稱王姬同作於武王
之時同為咏文王時之事故皆得列於召南之中以

甘棠例之則何何彼襛矣當為追述文王時事之詩以何彼襛矣例之則甘棠既作于武王之時當與何彼襛矣同列于召南之末今甘棠既揭居前以表召南之義而此詩不移者蓋又欲以騶虞並為麟趾之對而為召南之終也說見後篇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此詩專詠諸侯之仁葭豝豵見其及物騶虞見其本心

本心之仁推行有序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序
也由本心之仁推行已及於物則其親親仁民不言
可知矣狀仁之全莫善於此詩人因春田以發詠彼
茁者春也一發者田也見草木之茂則以葭蓬詠之
見禽獸之多則以豝豵咏之見其仁心自然非由勉
强則以騶虞咏之舉葭蓬豝豵而天地萬物與吾一
體之意已可想而又再三歎騶虞以咏本心不惟見
諸侯之仁又因以見文王之化又且使人油然感發

真可反求而自得其本心焉歷觀詩三百篇言仁未有如此篇之善形容者故取及物為召南之終而又用之為天子之射節歟　騶虞首章叶則音牙後章叶則音五紅反與乎叶則本音一字三叶韻若合後則重韻為韻一詩而用韻之例四

麟趾見文王后妃子孫宗族之仁厚何彼穠矣見文王后妃孫女之肅雝言化不特被當時而且及後人矣麟與騶虞皆王者之瑞一彼一此言此不特及人

而且及物矣子孫孫女以人而類麟與騶虞以物而
類麟趾兼二義此二詩各一義故合二詩對麟趾為
鵲巢之應為召南之終又合二南為關雎之應以見
文王天下漸平之實而其德可法如此云
傳謂鵲巢猶周南之有關雎采蘩猶葛覃草蟲若卷
耳竊以此意推之謂采蘩采蘋猶葛覃草蟲若卷耳
小星江有汜猶樛木螽斯行露猶桃夭而甘棠羔羊
猶兔罝摽有梅猶芣苢野有死麕若漢廣殷其靁若

汝墳何彼襛矣騶虞若麟趾蓋内以是施之則外以是應之上以是行之則下以是效之故二南諸詩相似而相對有乾統坤承之義焉然其相似者不必真相似相對者不必真相對又有乾一坤二乾純坤雜之義焉皆可以意觀之

詩纘緒卷三

元 劉玉汝 撰

邶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諸胡

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首章以柏舟為比者不得於夫而隱言之敦厚之意

也綠衣終風亦然

二章反求諸心而知己之不能度物往愬兄弟而兄

弟又不能察己之心則窮亦甚矣

後二章乃言衆妾見侮而心憂直言羣小而隱言日

月蓋妾賤夫貴立言之等以此而觀莊姜之心豈真

不能度物哉特不能度莊公之狂暴而移易此心耳

衆妾見怒實由莊公致然然其憂思止於如此不過其則皆得性情之正大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此類是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

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朂寡人

首言別時景物乃以燕燕興己與妾次言送別之地大歸歸宗也于野托言與卷耳陟岡同婦人送迎不出門末二句言送別之情既送而又遠送之既別而又瞻望之瞻望弗及則又為之泣涕淚有盡心難忘也

故曰實勞我心當此之時衛國禍亂有不可勝道者
而隱然不露辭極淺近平易而其中自有歎恨不盡
之意所以為不可及末述仲氏平素之德相厚之意
相勉之辭以致别後難忘之思嫡妾之間處變如此
而性情皆不失其正猶南有樛木江有汜之遺意焉
衛風初變而猶美於此可觀蓋莊姜述仲氏之德而
以身心言是其平日知學古人而用力於身心者故
事君事夫為嫡為妾無間於死生常變皆能以大義

自勉真可為閨門之訓矣世之君子徒口耳之是學
可媿也哉

當從傳移置此篇於終風後後凡言錯脫者並依此
例移置為是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
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
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
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

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莊姜以古人古道自處所以不見答於莊公莊公資質本已狂蕩而又未嘗學問不知師古是以處閨門之間言不道忠信身不循禮義心志回惑無有定時此莊姜所以憂也故此詩專為莊公心志無定而作首言不古處者無定之原也繼言無良不述者無定之實也不相好與不顧不報而復俾我報我者皆待己無定之情也胡能有定之辭終篇不易焉然既無

定矣而曰胡能曰寧不皆為疑辭而不為決辭先曰德音而後曰無良旣曰不報而又曰報我皆有望之之情望之者望其定也苟能有定則所以報我顧我者必有其道矣此其所以望也首呼日月末呼日月父母憂思之至所以結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

顧言則懷

不忍斥言惟取比寓意與柏舟緑衣同故傳於柏舟謂與下篇相類者此其一也前二章以一句比後二章因前比增為二句比且其取義亦以漸而加始止取義終風繼增以霾又增以曀因曀又增以雷有此事有此情而取比復有此義如層瀾疊障以寫此情工於比者也又比之一體　前篇言不報而又曰報我言不顧而此篇又曰顧我莊姜之憂豈謂其不答

不顧者謂其所以答我顧我者非其義也非其禮也
故既曰顧我而又曰謔浪笑敖既曰肯来而又有莫
往莫来之時是其所以答我顧我者乃所以為不答
不顧也莊公之為人無定如此且將無以為家而何
以為國無可奈何則惟有悼思寤懐而已矣柏舟緑
衣與此皆能止乎禮義所謂相類者以此不日有曀
兼比前顧我笑敖肯来莫来之意末章則深念而未
已耳詩凡後章合前章意者此亦可見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州吁以嬖人之子弑君而虐用其民阻兵而用以釋怨從軍者自知其必死亡而作是詩首章自言其用兵之狀而有己獨死亡之怨次章舉主將之名言所以用兵者為此事見其師出無名不以我歸而軍士

無義不反顧之心矣舉孫子仲而州吁不言可知三
章軍行而居處則不特無不反顧之義而且無鬬志
矣喪馬而往求之林下則不特無鬬志而且失伍離
次矣失伍離次而惟思室家有不遂偕老之歎則軍
士之情益可見矣衛莊公不能脩身以正其家又不
能以義方教其子使州吁恃寵驕奢阻兵安忍弑君
殘民而卒受討賊之誅詩存此篇所以著柏舟綠衣
之禍至於如此其為世戒深矣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睍睆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詩有章四句而三句興或三句比者比興之一例也凱風吹棘辭同而一比一興比興之所以異二章最可觀後三章興又自不同棘薪無令借彼發此言彼則如彼此則如此是平説寒泉黄鳥借彼形此言彼

猶然而此乃不然是抑揚説此與之取義者又有此
二例他可類推　育我而劬勞者父母之恩也首述
父母之恩者將自責而先推本以發端言之序也
次章而下皆自責也子壯大而不令使母勞苦不安
非子之責乎故曰痛自刻責然母非實勞苦而以勞
苦為詞故曰微指其事而婉詞幾諫焉然善婉詞幾
諫而無以慰悅其心未有能安之者故以慰母心終
焉此詩本欲幾諫而先自責幾諫之詞寡而自責之

詞多蓋幾諫固人子所當然而自責尤人子之難事何則幾諫猶見父母之有過自責則不見父母之過而惟見其為己之罪尤足以感動親心固有不待幾諫而父母自喻於道者矣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者以負罪引慝也夫負罪引慝者事親之要道也說苑謂深受其罪使親哀憐羅仲素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皆此意也凡為人子者苟或處人倫之變或事難事之親首當以此為法况親之小過而能一以

是行之豈特無愧於七子雖舜之盡道不患不及矣夫子以衛風雖不足道而七子深可為法故存此以為世教使讀是詩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雄雉之自得本以興君子之不自得然下文不言而

君子不自得之意隱然於其中取興以興意又是一體

前二章詞平易而意悠長此章直賦其憂思詞愈平易而意愈悠長故程子曰思之切矣蓋寫其自然之真情所以為至

此言德行又言不忮不求則已亦知德行者矣張子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愚謂己與人交遇弱者忮遇強者求強弱雖有人己之殊而忮求則皆在己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瀰濟盈有鷕
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
卬須我友

何以見此詩之為刺淫亂以第三章而知之第三章
言昏姻始終之正禮而無所美因是知前後之所言
者皆比體而所比為此事又因所比者皆非美辭而
知第三章之無所美乃所以刺淫亂也故傳於第三

章言深刺淫亂之人然則第三章乃此詩之主一篇之要也古者昏姻必以禮而行禮各有時旭日冰泮時也鳴鴈歸妻禮也納采用鴈昏姻之始事親迎歸妻昏姻之終事也詩人工於咏一章四句而昏禮之始終備矣謂非一詩之主一篇之要可乎愚嘗因是推之此詩分各章而論則首章取比言人有當然之理次章取比言世有不然之人三章則直陳昏姻之正禮末章則取比兼言其一然一否者以結之此則

四章各一意也若合一篇而論則首次二比乃為第
三章之興而一然一否以興之者所以見第三章之
言為寓刺也末章又取比以終第三章之事謂人多
不待時之至禮之備我之待之以見第三章之意人
當行之而乃不然所以深明其為刺以結之也其例
則見於卷耳漢廣卷阿鳳凰車馬二章分言則一比
一賦合言則彼之比為此之興又漢廣與巧言秩秩
章皆興而又比特彼為一章此則為一篇耳故愚詳

此詩以正禮刺淫亂以二比為興又以一比終之其
前後興比皆一然一否又詩之一體蓋詩不一體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
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
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
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
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

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夫婦之際有難於言亦有不忍言者故多取比以寓意敦厚之意也谷風一篇大意不出於首章其次章三章則終首章後段之意四章以下則終首章前段之意詩於首章畧見一篇大意者長篇長章間有此

體蓋亦自然之勢也此詩本言夫之見棄而首章止以怨言寬柔不迫辭不盡意皆厚之道也

首章述其見棄之由由其夫好色而不好德也然將去而心有所不忍情不勝其苦者蓋猶有及爾同死之望也

二三章自省己德之無違而不得與同死矣故有絕意之詞然於新昏雖以二毋戒之而二我亦有譬之之意其辭雖隱而意亦悲矣

四章詳言黽勉同心之事如此

五章承上章章斷意連惟長篇長章間有此體此則言不宜有怒而怒矣然此止曰為讎曰阻曰毒至末方言其怒者蓋是三者怒之本也先有此三者於心而後形於色昔育至御窮言先貧後富尤無可去之義故至末方言之

末章亦承上章言昔育既育之意亦章斷而意連有洸有潰極言武怒以終首章之意然辭既終而猶欲

其念昔者怨之深望之至也

谷風之婦人有德之婦人也其始夫婦和而閨門治故能以貧而致富今既富而見棄是前貧後富無去之意而能反身省德述己勤家之素不忍遽去而有望夫之情以遂其同死之義不賢而能是乎其夫所以棄之者徒以好色不好德之故則其不能正身以齊家可知矣夫夫者家之主也為家之主而不好德則今雖富也豈可保乎其家之衰必自茲始矣夫衛國

之風其初本非不美也上則莊公有賢妻而不見答下則谷風有賢妻而見棄上者下之效家者國之本君臣上下之間皆無以正其家則一國之風安得而不衰乎其卒至淫風大行而靜女作其所由來者漸矣有國有家者可不於此而監之哉

風雅皆有谷風篇意者曲名同而音調異用風之曲調則為風用雅之曲調則為雅朱子謂小雅大雅如今之歌曲按其腔調而作愚謂朱子此說乃作詩之

一例耳詩亦有先作而後被之八音者如周南召南
周公采文王時事詩而被之管絃者今皆可見若按
腔調而作如谷風揚之水小明大明小旻召旻猶可
以當之其他諸篇不可得而盡知之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式微式微
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前二句謂君後二句謂己於君則重言以見其微之
甚於己則言己以君故而困辱於此蓋雖為勸君之

辭而亦有激勵其君之意意者君臣同寓於衛如魯昭公子家羈之類臣雖為君圖歸而有不得遂者故寓激勵之意於勸勉之中庶君有以自振而為歸之謀不然雖勸之歸歸可得乎是徒勸而無益也故此詩若止言勸恐未足以盡詩人之意大抵詩有正意而其中復含一意本甚明白者不可以為艱險而畧之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

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此篇所賦皆由感物而起故所興雖為一章之興而實一篇之興蓋詩有為一章起興者有為一篇起興者不可不知也　觀式微知君臣之在衛微之甚觀旄丘知其在衛留之久久則愈微故黎臣之望救甚切而衛人視之漠然矣然此詩之辭不迫而有序四

何字怪之之辭怪其不救而未責也

二必字決辭怪而以意決之也然亦非實然蓋揆之人情當有此二者豈可謂衛人無此情乎所必者二事故曰曲盡亦未遽責之也

三章乃序已困弊之狀往告之情是宜動心矣而乃不與我同心此已有責之之意然不直言其不來救故曰微諷切之靡同以心言見其不來者非不能來亦非不得來乃不肯來耳不肯者心不肯也

四章極言瑣尾流離之苦其詐之迫切矣而乃如無
聞者由其心之不同是以耳之無聞無聞則不以入
於耳豈復動其心乎其不肯來可知矣故曰盡其辭
焉然亦不明言其無救意止曰充耳而又曰如蓋猶
有望之之意已固不可輕絶人亦不可遽自絶也故
傳於下有何哉二字政此意詞盡而意不盡矣
此篇不責衛君而斥其臣既優柔而不迫于其臣又
微諷切之含蓄而不露至詐其瑣尾流離則惟以言

己而不及其君蓋寓於他國雖責人而猶有望於人亦不可自弱其君以取慢於人既得尊敬主國責望君臣之體尤得在外從君處難濟君之道為此詩者其如衛甯武子之流歟　末章傳言黎之君臣愚謂此篇皆臣自言而君在其中亦婉意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

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出宿于沛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首章之興乃一篇之興與旄丘同

出宿飲餞下文言有行故知為始嫁來時之途次諸

姑疑當為夫之姊妹諸姬娣姪安得有姑

三章出宿飲餞下文言還車臻衛故知為適衛之途也

此詩始末皆述思歸之意無寧父母之詞故知其父母之已終其思衛也止思土地之美亦無寧兄弟之意蓋知無歸寧之義也始也思勝義故思而謀繼則疑其可否而問終又疑之而不敢遂則能以義勝思而制之矣既以義不敢歸而猶不能已於思此詩所

以作也然始終思歸而義之所在終不敢違亦足為
旣知而能自克者之勸矣當此之時文王后妃武王
康叔之澤猶有存者使衛之人君能因是以導之則
民知自克豈遽有流而不止之患哉惜乎君暗政昏而
又甚之夫子删詩而存此為戒切矣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
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

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
實為之謂之何哉
憂者憂世亂君暗也窶貧歎已也莫知歎人莫我知
也人兼君與家人言窶貧難堪而又艱苦而人又莫
知我尤所不可堪也後章益遺君莫我知也讁摧家
人莫我知也君雖不我知而家人能相安猶可處也
今家人亦不知我又讁之又摧之益無以自安其困
於內外真可謂極矣視汝墳之勉以義者為何如然

之人也一歸於天而安於命未嘗以是而移易其心
故下三言意之所歸而三章不易其辭焉凡章末語
不易而再三申之者說見殷其靁　傳以之與哉叶
二哉字又重韻為韻為何亦可互叶此詩用韻有二
例
衛詩言王者二篇北門伯兮也當此之時衛人猶供
王役猶知有王王令猶行於諸侯也王事國非大夫
任之而誰任此非怨於事也怨其既適而又厚益之

耳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上言北風雨雪赤狐黑烏下言攜手而去不言所以去之因故知上所言者為比北風雨雪以比危亂之氣象愁慘狐烏以比危亂之形迹昭彰觀傳言所見

無非此物則似當為賦今以為比者蓋以所見為比也比義為長　以好我語同去之人則欲與我留者是禍我也非所以相愛也此見不可不去之意虛邪既亟則見去不可不速之意曰其曰只且辭緩而意迫又三章不易其辭則去當速也决矣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女子俟人於城隅而又出於外野既貽人以管復貽人以荑曾不知恥而為男子者女子期而不至則踟蹰躑躅既見而受其彤管之貽又受其荑之貽於美物則物與人皆美於微物則物以人而美明述而備言之其不知恥尤甚蓋至此而衛之淫風成矣邶風之淫詩莫甚於靜女然只一詩而已舉一而餘可知矣

詳考邶風柏舟已變而未淫凱風始淫而猶有安母

之七子能孝雄雉之婦人知德匏有苦葉之淫亂有刺谷風之去婦猶有從一之望泉水之衛女猶知不歸之義其淫奔之風至靜女而始甚然其馴至有漸也使當凱風以來漸壞之際得賢君以拯救之豈不可以復於正而衛之君臣不然狄已病鄘而不知恤樂已雜優而不知覺賢人則使之仕不得志忠臣則使之無以為家俗日壞而君日昏使人思避而去之則衛國之俗烏得不流而為靜女之淫乎靜女既作

衛風既壞而又加以新臺二子乘舟之詩作夫婦之
倫瀆父子之恩傷律雖未滅而其滅也可必矣讀者以
邶詩循序而觀之而後知變與正之積漸次第至明
且備誠非諸國所能及以首變風誠可為萬世之戒
懲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新臺有洒
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燕安婉順也燕婉之求婚姻之正禮嫁娶之大義男
女夫婦之本心也宣公作新臺以要其婦於禮安乎
於義順乎詩人既舉新臺之顯迹繼言燕婉之正義
而所刺乃徒惡其形之惡何也蓋上言所求者安順
下言得之者乃有惡疾之人燕婉之辭三而無所易
惡疾之人二而無適指所以見此人之所為於禮不
安於義不順也既見其形之惡又見其禮之悖其意
正其辭婉詩人之善刺也不然詩人之刺不以禮而

以形不亦舛乎蓋合禮則雖惡疾之人安且順也苟不安順則其所惡者豈盡惡其形惡而已哉故此詩重在燕婉之求一語而三章皆用之所刺之意既明則上言新臺之鮮明峻潔者乃所以自表其惡也惡疾有二意者所刺之人必有彷彿其一疾者舉二疾而言抑有類此疾者歟皆婉意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二子乘舟相繼乘舟而往也宣公欲殺伋伋知之壽亦知之國人則疑之而宣公獨忍之夫婦之淫禍遂及於繼嗣矣國人惡宣公之惡而愛二子之賢故於二子之事始則憂其行繼則疑其有害終則思之不能已此詩所以作也伋惡傷父之志壽欲代兄之死其心非有他也然死非其所陷父於惡亦未得為盡善若宣公不能為父之惡不容誅矣聖人存此篇以終邶風正欲以為夫婦父子兄弟之永鑑而太史公

之言尤足以勵薄俗而警後人是以傳有取焉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謄錄監生臣陳　祁